

总主编 容小宁



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

HONGSHUIHE MINZU WENHUA YISHU

考察研究

KAOCHA YANJIU

容小宁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考察研究

容小宁 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考察研究 / 容小宁主编. —南宁：广
西人民出版社，2005.5

ISBN 7-219-05317-7

I. 红... II. 容... III. 民族文化—研究报告—中国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1887 号

策 划 江 淳

责任编辑 陈 红

责任校对 张聘梅

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考察研究

容小宁 主编

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邮 编 530028

网 址 <http://www.gxpph.cn>

印 刷 广西地质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19-05317-7/K · 1023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1/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发展	容小宁
9/红水河流域的神话世界	农学冠
26/红水河流域稻作文化研究	覃乃昌
56/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综述	蒋廷瑜
104/稻香中的壮族传统文化	陆文东 郑超雄
127/红水河流域壮族民居文化考察与研究	覃彩銮
154/红水河流域花崇拜文化研究	廖明君
179/红水河流域壮族民间师公沟通鬼神手段探析	杨树喆
190/红水河流域舞蹈文化考察与研究	韩德明
203/红水河流域民族史诗研究	史晖
217/红水河壮族情歌审美初探	潘春见
228/东兰铜鼓乐初探	韩德明
236/红水河流域民族传统建筑的美学理念	黄怡鹏
249/红水河流域民族旅游文化研究	黄燕熙
279/红水河流域民族工艺品的保护和开发	吴伟峰
286/红水河文化艺术资源与壮族现代化模式的建构	覃德清
301/走过红水河——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考察札记	容小宁 廖明君
388/空间与信念——红水河流域佳晏屯巫文化考察与研究	韦克游



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发展

容小宁

一、引言

1998年，我从南宁市调到广西自治区文化厅工作。不久，根据分工，我的联系点定在河池市。从那以后，我与河池市的联系就不断增多 了。

在地理位置上，整个河池市大致上都处于红水河流域的范畴之中。而且，红水河流域的腹地基本上都处于河池市的行政辖区内。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目前，红水河流域的很多重要的民族文化艺术事象，基本上传承于河池市各民族之中。

这些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随着现代化一步步地推进，人们开始寻找自己的文化之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又重新进入了人们的思考范畴。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文化艺术，也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人们对红水河流域的关注也就越来越强。其中，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发展更是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关心。

2001年初，在向国家文化部有关领导汇报工作的时候，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受到了特别的关注。部领导希望我们能够尽快组织做好课题论证，申报文化部的科研规划项目，以争取在西部开发背景之下，系统、深入地考察、研究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

广西自治区文化厅党组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经研究，决定由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就“西部开发与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考察研究”组织课题论证和设计。

2001年10月，我们组织申报的《西部开发与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考察研究》通过了部级评审，被批准为国家文化部艺术科学规划科研项目。

尽管课题组的同志基本上都到过红水河流域进行有关民族文化艺术的考察研究，但为了更加全面地深入地把握好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文化艺术，在大量查阅文献及总结、借鉴过去考察成果的基础上，课题组决定



组织相关人员前往红水河流域主要是红水河腹地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开展专题性学术研究。

二、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概况与特点

（一）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产生的地理环境

红水河属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干流，上游发源于云南省沾益县的南盘江，并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与北盘江汇合，始称为红水河。由此，红水河自西而东横穿广西中部，全长 659 公里，至来宾市象州县石龙镇与柳江汇合后改称黔江。其流域面积达 63162 平方公里，约占广西总面积的 37.4%，包括西林、隆林、田林、乐业、凌云、天峨、南丹、凤山、东兰、巴马、平果、河池、大化、都安、马山、宜州、忻城、合山、来宾、柳州市、象州、武宣、桂平等县市。

红水河自云贵高原的边缘，经东风岭、都阳山等山区流至桂中平原，是广西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最集中的地区，石山面积约占其总面积的 40%，向以千山万崕著称于世，如红水河流域的都安、大化两县就是著名的“石山王国”，石山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 90%以上。

红水河河床深切，坡降大，河水湍急，年径流总量达 13000 亿立方米，为黄河的 3 倍，是广西水力资源分布最为集中的区域，水力资源量占广西的 70%以上，被誉为我国水能资源的“富矿”，是国家重点开发的三大水电基地之一。

奇特的地形地貌和亚热带季风型气候，使整个红水河流域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生态环境，从而为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以及红水河神秘而奇特的民族文化的形成打下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基础。

（二）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产生的民族基础

红水河流域是我国大西南一个重要的民族走廊，壮、汉、瑶、苗、侗、彝、水、布依、仫佬、毛南、回、仡佬十二个民族在这里居住。其中，壮、侗、水、布依、仫佬、毛南和仡佬等壮侗语民族为土著民族，在红水河流域有着漫长悠久的居住历史，汉、瑶、苗、彝、回等民族则是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到红水河流域居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红水河流域各民族人民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结合红水河流域独特的生态环境，创造出了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其中，师公文化、铜鼓文化、歌谣文化、蚂拐（青蛙）崇拜文化、那（稻作）文化、长寿文化以及“歌圩”、“求花”、“不落夫家”、“裸浴”等民族习俗最为著名。



（三）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原生性

红水河流域由于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使得其文化艺术的原生态状况得到较好的保存，其在人类文化中的地位，相当于生物界中没有遭到过破坏的遗传多样性中心，在这里几乎囊括了人类所有发展阶段的各种文化类型。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由于地处偏僻，所以保持着较好的原生状态。这些文化类型在一些发达地区也许是早已绝迹了的，但它们在红水河流域的某些地方还保存完好，具有较好的原生性。

（四）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多样性

2000年6月，在巴黎举办的重点探讨经济全球化对文化领域影响的首届国际文化节上通过了《文化性和文化多样性权利宪章》，会议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深感忧虑，担心少数民族及其文化、宗教、语言艺术等会在全球化浪潮中被淹没。把红水流域的民族文化比喻为一个“金矿”，是因为它拥有罕见的文化多样性。从地理位置看，红水河流域位于云贵高原边缘、五岭之南，南临中南半岛和北部湾；从人文角度看，红水河流域处于中华文化圈与东南亚文化圈的交会点，同时也是山地高原文化、平原丘陵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会点，还是稻作文化与旱地文化和渔猎文化的交会点。因而，它是各民族各种文化类型交融的重要节点和人类文化遗产的共生宝库。各个民族各种文化在红水河流域的长期共生共荣，使之成为了一个特点鲜明的多民族文化形态共生带。

三、红水河流域开发与红水河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

（一）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发掘与保护

红水河流域拥有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包括有形文化遗产如文物古迹，无形文化遗产如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对这些文化遗产和文化资源如何进行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是红水河流域大开发中面临的一项非常紧迫而重要的任务。

红水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具有丰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和鲜明的民族特征。红水河流域也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孕育了深厚的革命文化传统。红水河流域有着光荣的革命文化传统，这些传统将继续贯彻在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建设的实践中，并确保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建设永远遵循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红水河流域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集萃地，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多民族文化艺术，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水河流域是少数民族聚居集中的地方，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各地



各民族的民间歌舞、戏曲、剪纸、服饰、民居、岩画和民间故事、民间文学、宗教艺术等，有如一个巨大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宝库，亟待加以保护、整理和开发利用。

在岁月剥蚀、市场冲击以及当代外来文化的撼动下，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面临濒危，许多文化遗产遭到掠劫，不少语种在消失，许多习俗在解体，若不加紧保护，“开发”便会造成“破坏”，令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生态面临灭顶之灾。

我们应唤起人们对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意识，让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血肉相连。

红水河流域的十二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民族文化存在多样性与丰富性：民居风格、饮食习惯各不相同，礼仪习俗丰富多彩，民族服饰五彩斑斓、各有千秋。有关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但也要分主次、先后，法律、政策、产业的保护都不可缺少，政府、专家、企业、普通群众都是保护的主体，保护的深度与广度都要加大，国内外的经验教训都要总结借鉴。当前，保护的重点应放在抢救上。

在红水河流域大开发中，要注重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与利用。民族文化保护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应处理好这几方面的关系：①保护与利用的关系。②保护与开发的关系。③共性与特色的关系。④经济发展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护民族文化资源不是保护落后，不是一成不变地静态地维持原有的文化，更不是排斥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要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要采用多种方式进行保护。

民族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利用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效益，发展文化产业，建立特色经济，发展旅游业，是红水河流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同时，更要注意提升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中的优良传统，使之发展成为现代文明。

（二）红水河民族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民族文化发展是每一个民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族文化具有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民族团结的功能，发展民族文化对提高少数民族的素质、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具有特殊的作用。我们知道，文化的生命力体现在其传承力上。传承是保护的根本途径，没有传承的保护只能是消极的、被动的保护。因此，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让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在传承中发挥其动能，增强其活力，让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



在传承中更新自我，发展自我。

传承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要遵循民族文化自身的内在规律，借助现代传媒及高科技手段。要鼓励、支持一切合法的、健康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传承。

（三）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开发与利用

随着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在开发利用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资源等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也逐步显露出来。这些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①对民族文化的发展潜力和经济价值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发展民族文化作为“产业”看待，热衷于伸手要钱投入，而忽视其产出，致使民族文化产业未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②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还处在较低层次，开发中重硬件、轻软件；重民族文化的表面包装，轻民族文化内涵的深层次挖掘；重短期效益，轻长远规划。③对民族文化资源保护不力。

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较之于自然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以说，红水河流域丰富与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甚至比红水河流域的自然资源更具开发潜能。比如，旅游产业在着力拓展民族文化过程中，可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旅游产业以民族文化开发为依托，形成自身特色与风格，使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得以宣传与弘扬，并因此带动红水河流域旅游产业的发展，而旅游产业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旅游产业通过整合红水河流域的民俗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史迹文化和名人文化，可以开发出一条极富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集文化民俗资源和自然风光资源为一体的高质量旅游长廊。这既使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多层次、多角度地得到开发和传承，又通过旅游活动的开展带动经济发展。

当然，对红水河流域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资源必须实行保护性开发战略。这是在红水河流域开发中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性原则。红水河流域得天独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在红水河流域开发中应当得到充分的重视，并加强对这些资源的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进一步建立良好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要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实施保护性开发战略，正确处理好抢救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辩证关系。要把这些方针和原则体现在开发的整体规划之中，要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相关政策。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更要切实克服重利用、轻保护，重眼前、轻长远的倾向。

在红水河流域开发过程中，传统文化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变迁



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主动选择，主动适应；一种是外力改变，造成被动适应。后者将使民族文化在迎接外部冲击时不能做出正确调适。在保护和传承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在红水河流域开发中努力创造红水河流域新文化。因为任何一种优秀的文化，只有跟上时代的前进步伐，才能具有永恒的活力，并给现实生活以永不枯竭的推动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关于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大力弘扬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优秀传统，同时又要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努力创造既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又具有时代特色的红水河流域新文化。

首先，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服务大局，营造有利于红水河流域开发的文化氛围和文化条件。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文化发展的不竭动力。创造红水河流域新文化，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文化观念的更新。红水河流域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一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应该看到，由于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制约，在红水河流域特别是一些偏远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仍处于相对落后、保守和封闭的状态，对一些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存在着一种由来已久的不自觉的隔膜、抵御和排斥。

其次，加强红水河流域的文化普及工作，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整体素质。改革开放以来，红水河流域的各项事业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文化事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比较，红水河流域文化事业的发展仍相对滞后，特别是一些边远的农村，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相对贫乏，劳动者的素质相对偏低。这是制约红水河流域发展的深层原因。因此，要立足基层，面向群众，扎实实地抓好群众文化工作的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内容和基本活动方式的建设。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群众的需求，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各族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要大力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的形成。

同时，要从文化资源的保护性调查入手，重点是传统知识、技艺、产品等可实现资本化运营的资源；扶持和引导民间文化传人成为类似“科技示范户”那样的新型生产带头人，帮助文化蕴涵深厚的乡村作为文化产品生产的“专业村”走向市场，组织特殊技艺、特色品牌申请专利权；培训和推动乡村文化人向文化策划人、产业经纪人发展，尝试并推行基层文化馆站向兼有文化策划、经纪、生产、营销职能改制或部分



转型的体制创新；在具备规模化前景的项目上引入社会资金建立文化产业股份公司，等等。

最后，文化依附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由其经济生产所决定。社会形态变化则必然导致文化形态变化。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一直依存于自给自足性的小农式的自然经济，而目前所面对的是追求工业化、都市化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同时也要求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进行适时、适度的转型，以适应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发展需要。否则，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只能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最终被历史所否定。对于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适应性，要及时予以调整、引导。

四、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红水河流域开发

民族文化是各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实践中，经过世代努力和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源于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积累，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

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在 21 世纪初期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举足轻重的一步棋，也是位于西部地区的红水河流域各民族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更快改善和提高的机遇。因此，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尽快地考察研究红水河流域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艺术，建立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基因库，为红水河流域开发提供具有可行性的参考意见。

我们要充分认识民族文化艺术在红水河流域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红水河流域开发中，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红水河流域经济、改良红水河流域环境的同时，大力加强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使红水河流域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

加强红水河流域的文化建设，对于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安定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一项重大而长期的政治任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和思想基础。繁荣发展这一先进文化，有利于丰富各族人民的文化生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保持国家长治久安。

民族文化自身也要在红水河流域开发中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标志。特别是要借助西部开发的东风，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譬如，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艺术资源具有极大的旅游开发前景，充分利用红水河流域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并



形成以旅游为重点的第三产业规模，就可以培育出红水河流域的支柱产业。我们必须加强红水河流域的民族文化产业建设、文化产品开发、文化市场拓展。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建设要找到与经济、技术的最佳结合点，让民族文化转化为经济效益，让民族文化与经济更好地依托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创新来提高文化产品的质量与竞争力，扩散民族文化的影响力。

总之，如何有效地保护、传承、开发和利用红水河流域丰富的民族文化艺术资源，是当前红水河流域开发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课题。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之下进行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考察研究，其最为根本的目的就是在深入考察研究红水河民族文化艺术的基础上，推动红水河流域各民族文化在多样性基础上平衡、发展的社会进步，切实优化生产力，努力提高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同时，在红水河流域民族文化多样性基础上推动民族文化互补优化的创新发展，探索开发高文化含量产品和产业的人文经济发展新路，以达到发展红水河流域各民族文化，提高红水河流域各民族群众的生活水平的目的，为民族团结、文化发展做出特殊的贡献。



红水河流域的神话世界

农学冠

红水河穿山凿崖，从云贵高原俯冲而下，河水湍急，河床幽深，河沿高山耸立，水之红和岸之绿，相互映衬，颇有鬼斧神工造设的奇趣。生活在红水河流域的壮、汉、侗、水、苗、瑶、布依等各族子民，在这独特的自然生态的氛围中，不仅摄取各族历史文化的丰厚营养，创造了许多独特的神话传说，而且融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神话因素，构筑起红水河流域的奇异的神话世界。这个神话世界，位于我国西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结合带，具有鲜明的边缘性和丰富性。从地理学角度而言，红水河流域仅指天峨、南丹、凤山、东兰、巴马、都安、大化、马山、忻城、合山、来宾十一个县市，但从文化学的角度看，红水河的源头主干南盘江流域的乐业、凌云、田林、隆林、西林五县也应纳入当中，它们的文化底蕴使红水河流域的神话世界更富有系统性和完整性。

探讨红水河流域的神话世界，既对我们了解西南文化和岭南文化的关系有所帮助，又是中国神话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20世纪40年代以后，茅盾、闻一多、芮逸夫、陈炳良等先贤学者对红水河流域某些神话如伏羲神话、雷王神话、葫芦神话等有所涉及，但材料多限于古籍。本文旨在对新搜集到的田野资料进行探险式的梳理，科学地阐释红水河流域神话的生成土壤及其类型、功能、叙事结构特点和它的意义，整体地呈现于我国神话学的平台。

一、奇丽而神秘的生成土壤

“土壤”是植物生长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五行学说中的基本元素之一，并在排列中位于中央。人类一切生活必须仰赖于土地。万物生长离不开土地，人的生存也离不开土地。故其排位，确切表达了我国古代人类的一种生存智慧。从生态的含义理解，“土壤”首先是人类的生成环境。红水河环境，在《珠江源碑记》中已经包含。碑曰：“沃水千里，源出马雄。古隶柯，今属曲靖。地当黔蜀之冲，山接乌蒙之险。三冬无冰雪四季尽葱茏。滴水分三江，一脉隔双盘。主峙巍峨，老高峰立。溪流涌泉，若暗若明。汇涓蛰流，出洞成河。水流汨汨，终年不



绝。是乃珠江正源，海拔 2100 米。穿牛鼻，过花山，南盘九曲，清流千嶂，夹岸崇深。飞泻黔浔，直下西江……”^① 红水河是珠江的干流，南盘江是红水河干流，南盘江的源头也就是珠江的源头。本文所述的包含南盘江在内的红水河，“汇涓蛰流，出洞成河”^②，可谓令人惊奇！而“清流千嶂，夹岸崇深”^③，又是何等险峻、何等气势磅礴！大化县羌圩的壮民说，雷公造雨，米洛甲造河。米洛甲搬动石山，用脚拱土，用手扒泥，脚板裂成五趾，手掌裂成五指，米洛甲用贝壳做了趾甲和指甲，继续扒着，终于挖出了河床。但没有水，米洛甲叫青蛙（雷王之子）通知雷王开天塘放水，雷王拒绝，米洛甲用竹竿把天塘捅个大窟窿，塘水哗哗地流。雷王怕水流干，急叫米洛甲送黄泥上天补塘，米洛甲慷慨给了，但最后一箩是沙子，雷王照拿去用，天塘还是渗漏了水，这才成了红水河的水。在乐业县雅长乡的茂密原始林里，流传着这样的故事：红水河边有一脉连绵起伏的山峦，那不是山，而是一条很大很大、很长很长的蟒蛇藤，拦在河边，人们过往受阻。头人根据大家的意愿，决定锯断这根藤。锯得很辛苦，锯了很久很久才锯断，但过不久藤又自生自长地弥合了伤口。后来巫师用计，锯断了藤就马上用铜水来涂抹，这下可灵验了，藤口再不能长合，藤化的蟒蛇真的死了，它的血汨汨地流个不停，把清流染成了红水河^④。而来宾县所流传的红水河传说则与青葛藤连在一起，说此藤就是妖龙的化身，猎人呵退了拦路的蟒蛇、野猪和老虎，找到凤凰姑娘，并在麒麟山老人的帮助下制服了恶龙，使山里河沟畅通了，猎人带领大家在河两岸种草种树^⑤。这则传说反映了红水河下游地段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类坚忍不拔的精神。

把今人碑记和古代传说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可看到，红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具有这样的特点：高山多、石头多、山洞多，山洞连绵幽深，涧水纵横，河水充足，但河床幽深，两岸耸立千嶂万壁，河水湍急。岸上纵有人家居住，也喝不上红水河的水：一方面是岸陡路险，从岸上到水边要走百十丈的陡路；另一方面是河水积泥过多，水色发红，不便饮用，故岸上住户多用泉水和雨水。俗谚曰：“常在河边住，就是没水喝。”此话并非夸张。人可“化”环境，环境也“化”人。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人们的求生的本能特强，不仅练就了艰苦劳作的本事，也催生了他们如何与大自然取得和谐共生的美好幻想。在该流域考古出土的

^{①②③} 唐正柱主编：《红水河文化研究》，第 59 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④ 《乐业县故事集》，第 27 页，乐业县文化局、民委、文化馆编印，1987。

^⑤ 《来宾县故事集》，第 21 页，来宾县“三套集成”领导小组编印，1988。



150万年前的元谋人、马坝人，以及数万年前的干淹人、甘怀岩人、九楞山人、麒麟山人，都是谛听红水河的涛声、吮饮红水河的水而成长直至生命熄灭的原住民^①。他们的后裔在山地和丘陵平峒之中从采集到种植芋薯和稻谷，制作了大石铲、陶器、木犁等农具，逐渐形成了“那”文化。“那”文化既是生存于此的壮族先民对周围自然环境认识和利用的生活经验积累，也是他们依赖自然环境而养育成的自然崇拜和宗教信仰等文化观念的集中体现。像布洛陀神，应该说是红水河“那”文化创造出来的。神是人仿照自己造的，神的观念，既是人类对自然的感激也是对自然的敬畏。总之，神话的产生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红水河流域神话的生成与该地区的文化“土壤”也有密切的关系。“文化”的概念向来被解释得比较宽泛。曾有学者统计，国际上各学科学者关于“文化”的定义就有160多种。由于角度不同，范围大小不同，研究的对象又有所侧重，各种说法常常交叉渗透，很难说哪家的说法更优。不过在此我们据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一书所说“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②，意思应包括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语言文化和社会组织相关的规矩等相当广泛的内容。在此，主要涵盖种族、经济、政治三方面。

在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态势形成之后，中华文化源头的研讨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并开始形成了中华文化源头的理论。我们所处的珠江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而作为珠江干流之一的红水河两岸古老的文化，无疑是构成珠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水河流域的文化非常古老，从春秋至秦汉时期，众多部落活动频繁，史说的“夜郎”和“牂柯”，都与此流域相关。史学家徐中舒、江应梁、王燕玉诸位先生曾详细考证了夜郎的变迁过程。王先生在《夜郎沿革考》一文中论证尤详。他认为，春秋末期以前，夜郎是西南职方（掌管一方地图、军制、征讨之官）外邑名，为古牂柯国国都。战国初期至西汉中期，夜郎为西南职方外的大国名，疆域为当今之黔、川、滇及桂之凌云、西林。秦时设夜郎县属象郡，西汉武帝时属牂柯郡，牂柯郡辖17县^③。这17县属地今人说法不一。其中几个县值得提及。其一是句町县，《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均有所记载，其地大约在当今

^① 唐正柱主编：《红水河文化研究》，第288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

^② 《文化论》（费孝通译），第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③ 此段关于夜郎、句町、牂柯的历史论述，采纳了江应梁、徐中舒、王燕玉、侯哲安、田曙岚、覃圣敏等诸家某些观点材料并予以发挥，详见《夜郎考》（讨论文集之一、之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1983）及《红水河文化研究》的相关篇目，在此不作细注。



的云南广南、富宁及广西隆林、百色、西林一带。据考古材料，它的中心在西林。西汉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句町首领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帮助汉王朝镇压益州郡的反汉势力有功，受封町王，故名句町国。其二是镡封县，《汉·地理志》云：“温水东至广郁入郁，过郡二，行五百六十里。”温水为今南盘江，郁水为红水河。郡二指牂柯、郁林二郡，镡封位于这流域开始处，即今西林乐业间南盘江南岸。其三为漏卧县，原先为漏卧国，有君长，汉成帝河平间（公元前27~前25）有漏卧侯俞，后夜郎王抗叛被灭，归兴古郡。漏卧之地在云南广南府及广西西隆州一带。其四是毋敛县，先秦时为“国”，贵州荔波、独山、都匀及广西南丹北部属之。仅从这些郡县设治情况来看，红水河流域在汉代之前就广受牂柯文化、夜郎文化及句町文化之浸润，牂柯部落和句町部落均属越人的系统，这已为大家公认。至于夜郎部落，虽曾有苗说、彝说，但大都还是认为其是越族和濮族（或进一步认为濮越同族），这并非空穴来风，当地民族的经济生活、语言文化、宗教信仰及出土文物，都有足够材料来加以证明。“夜”应是“越”的音记，越族后裔读越为Ti。贵州布依族的“依”也就是“越”，“布依”音译就是“越人”。至于“郎”字，我们可从贵州布依族和广西壮族对竹笋的称谓上看出：布依族读音za:ŋ，壮族读ya:ŋ，都是竹壳的称谓。这容易让人联系到晋代《南方草木状》所提的“越王竹”和《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记的“竹王”的传说。由此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夜郎”称谓，应为“越人”的音译，显示越人早期的竹崇拜文化的踪迹。

政治上，红水河上游的部落林立，王侯相互攻掠，腥风血雨，变幻无常。《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为了巩固其黔中地区盟主国地位，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汉王朝派陈立砍杀了夜郎王兴，并消灭了他的兵力，巩固了牂柯郡的统治权。这种部落间的杀伐征战，或王朝与南夷部落的矛盾斗争，以及后来羁縻制、土司制等政治形式的笼罩，酿成无穷的灾祸，黎民百姓感到吉凶难料，前途未卜。于是恐惧与期望，忧郁与崇勇，求生与尚武，使巫术文化在百越大地丛生。竹王、蜂王、飞头僚等奇幻思维编织在红水河流域的神话传说之中。总之，红水河流域神话的产生，归根结底是越人对红水河流域自然世界和社会生活的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带有浓重的历史的影子。

经济上，越人是稻作民族。稻，布依族称“谷”，壮族称“好”，傣族称“考”。种植水稻的水田壮族称为“那”，水稻品种主要是籼稻，此外还有旱田种植的粘米、粳米、糯米等，说明生活于红水河流域的壮族



稻耕文化较为发达。由于农耕与水的关系密切，壮族先民朴素地想像天上的雷是主雨的神，蛙声报雨，蛙则成了雷神之子，自然也是神。故红水河流域壮民敬畏雷神，东兰、凤山等县还形成隆重的祭蚂拐（蛙）的节俗，并把铜鼓当作雷鼓看待。

二、诸神谱系类型的比较

红水河流域的神话世界绚丽多彩。最具特色的是壮族的《米洛甲》、《布洛陀》、瑶族布努支系的《密洛陀》，其神话故事完整，叙述的神均是宇宙起源型。盘古、布伯、雷王、伏依、蚂拐王、莫一、甘（柑）王等神话也流传甚广，这当中除了盘古等宇宙起源型外，还有雷王、特光等天象起源及洪水遗民生人型，伏依（羲）等人类起源型，布伯、莫一、蚂拐王、甘（柑）王、依王等民族英雄型。现在分述几个有代表性的神话。

米洛甲神话流传于大化、东兰等地。神话说，古时空中旋转着一团大气，大气在旋转中形成一个蛋的样子，蛋里有三个蛋黄。这蛋由一只拱屎虫推着转，一只螟蛉虫爬在蛋壳上钻出个洞来，蛋就爆开了，分为三片，一片飞上成了天，一片落下成了水，中间一片成了大地。大地上风吹雨打长出许多草，有棵草开出一朵花，花里长出满身长毛的米洛甲。“米”是壮话，母亲的意思；“洛甲”是一种鸟名；米洛甲就是我们人类的老祖宗。随后，螟蛉虫去造天，拱屎虫造地，天窄地宽，米洛甲把地皮一抓，鼓起的成了山包高地，凹下去的变成了山谷、河床，水往低处流成了湖海。米洛甲用自己的尿来和泥，捏成泥人（另一神话说：泥人没长成，又用芭蕉造人，也不成，最后是用蜂蛋和蝶蛋来造）。这些人活了起来到处跑；米洛甲把杨桃和辣椒采来撒向泥人。吃了杨桃的成了女人，吃了辣椒的成了男人。米洛甲又把泥土乱捏乱撒，成了飞禽走兽。米洛甲累了，张开双腿就坐下来，变成了人类和鸟兽躲雨的大岩洞。

米洛甲神话真实反映了壮族社会的发展进程。米洛甲是壮族最早的神祇。她从花中生出，这是人类诞生的一种说法。她又搀和泥土造人，仿佛看出陶器制作时代的影子，与汉族女娲、美洲印第安人及基督教《圣经》讲上帝用泥土（尘土）造人的情节相似，颇有世界性。20世纪70年代，河池市郊岩洞中发现古代棺木，棺内上层有师公经典中古壮文手抄本之一《米洛甲》，记叙米洛甲是布洛陀的母亲。而口传的神话则多说布洛陀和米洛甲是夫妻关系。

布洛陀神话流传于巴马、东兰、天峨、西林、田林等地。天峨的布